

屠格涅夫全集

Очерки и рассказы "Дача в Дрезде"
Тургенев Иван Сергеевич

(1) Дача
в Дрезде
1878 г.
Тургенев Иван Сергеевич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 10

Заметка. В этих очерках и рассказах, написанных в 1878 году, Тургенев описывает жизнь в Дрездене, где он находился в то время. В этих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х он затрагивает различные темы, связанные с жизнью в чуждой стране, с отношениями между людьми, с проблемами искусства и литературы. В частности, он описывает жизнь в даче, где он находился в то время. В этих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х он затрагивает различные темы, связанные с жизнью в чуждой стране, с отношениями между людьми, с проблемами искусства и литературы.

世界文艺书系

河北教育出版社

4

I512.14/13

世界文豪书系

刘碩良 主编
徐振亚 冀刚 译

屠格涅夫全集

第4卷
· 烟· 处女地 ·

河北教育出版社



21515944

1515944

AWT/1784/03





屠格涅夫

(18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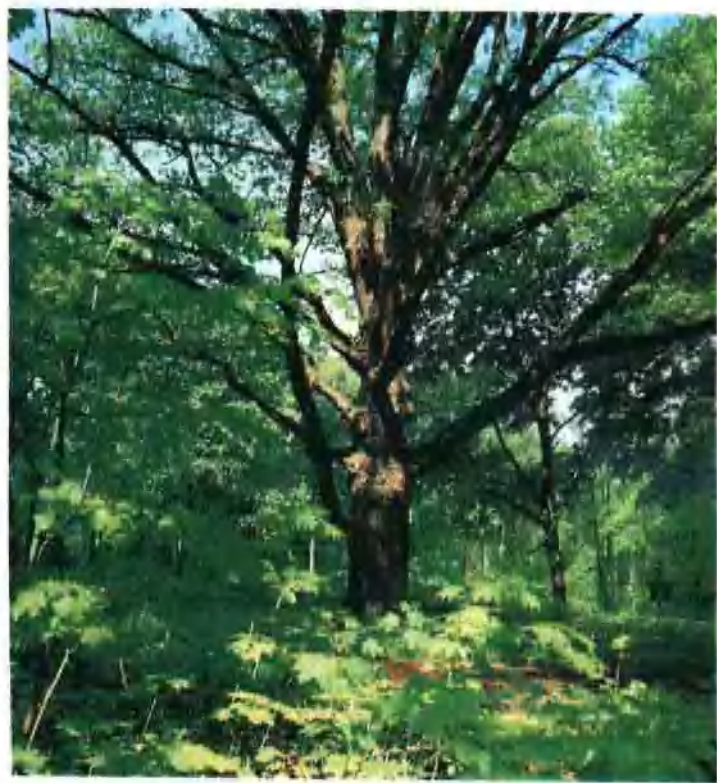
屠格涅夫

(1877)



俄罗斯可以没有我们中的每一个人，但我们之中的任何人都不能没有俄罗斯

——屠格涅夫



您去斯巴斯科耶时，请代我向房屋、花园，向我年轻的橡树，向故乡表示问候……

——屠格涅夫

目 录

• 长 篇 小 说 •

烟 (28 章) 徐振亚 译 (1)

处女地 (38 章) 冀 刚 译 (201)

烟

-
- 最初刊载在《俄罗斯导报》1867年第3期。手稿注明：1865年11月6日动笔，1867年1月17日完稿。事实上，屠格涅夫在1866年中有9个月“没有写上一行”，所以《烟》的实际写作时间为6个月，这在作家的六部长篇中也算是比较短的。

早在1862年初，屠格涅夫曾告知卡特科夫，他打算写一部有关爱情题材的“不大的中篇小说”，但后来作家并未提及这部中篇，而是在1862年底确定了“《烟》的主要人物名单”，并且，《烟》这部作品在作家的构思中还是一部“大型作品”。所以，学者们认为屠格涅夫在实际创作过程中修改了以前的构思，即把原先的爱情中篇变为一部社会政治的长篇，这就是后来完成的《烟》。

《烟》问世后，引起各个方面的责难，用屠格涅夫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得罪了读者的左右两方”。自然，人们责备屠格涅夫的，不在作品的爱情描写，而在于作品中带有政治倾向性的人物的“影射性”。对此，作家本人一概否定。



1

1862年8月10日，下午四点，巴登-巴登^①著名的“晤谈厅”^②前面，聚集了很多。这一天天气特别晴和。周围的一切——葱笼的树木，这座舒适的城市里一幢幢浅色的房舍，蜿蜒起伏的群山——全都沐浴在慷慨无私的阳光中，洋溢着节日的气氛。万物似乎都在悠然自得地微笑，充满了信任和亲切感。人们的脸上，无论衰老的还是年轻的，丑陋的还是漂亮的，也都荡漾着虽不明确却又和蔼的微笑。即使那些卖笑的巴黎女郎浓妆艳抹的身影也无损于这舒畅欢快的景象。点缀在帽子和面纱上的五彩缤纷的飘带、羽毛、闪闪发亮的金银饰品，不禁令人想起春天百花争妍、彩蝶纷飞的生动景象。唯独那到处可以听到的枯涩而带喉音的法国话，既无法替代鸟雀的啁啾，更不能与之相媲美。

不过，一切都在按部就班地照常进行。音乐厅里在演奏歌剧《茶花女》的合成曲，接着是施特劳斯的华尔兹舞曲，最后是俄罗斯浪漫曲《请您告诉她》，这支浪漫曲是乐队指挥为了取悦听众而改编成器乐合奏的。几间赌厅里，挤在绿色牌桌周围的还是那些大家都熟悉的老面孔，他们的脸上还是那种既愚钝又贪婪，既像惊讶又似恼怒，其实是赌博的狂热使每个人，连那些最有贵族气派的人也不免流露出的凶狠表情。那位胖胖的、

① 德国西南部的疗养胜地。

② 原文为英文。

衣着非常考究、来自唐波夫的地主，瞪大了眼睛，胸脯趴在赌桌上，并不理会收赌注者们的嘲笑，就在他们叫喊“停止下注^①”的一霎那间，以不可思议的痉挛般速度，赶紧伸出汗涔涔的手，把金路易撒到赌盘的四角。这样，他即使走运也失去了赢钱的任何可能。但是这丝毫没有妨碍他在当天晚上对珂珂公爵百般逢迎，极尽溜须拍马之能事。珂珂公爵是在野派的著名领袖之一，曾在巴黎玛季里达公主^②的沙龙里当着皇帝的面发表过这样的高论：“夫人，私有制原则在俄国已经彻底动摇了^③。”我们亲爱的男同胞和女同胞们像往常那样陆续聚集到“俄罗斯树”下。他们衣着华丽，打扮入时，风度翩翩，互致问候的时候姿态优雅洒脱，俨然是当代文明的最高代表。可是他们走到一起，坐下来之后，便完全不知道该谈些什么了，于是只能翻来覆去地说些无聊的废话，或者听一位法国没落文人说些极其庸俗下流的笑话。这位细小的脚上套一双犹太式鞋子、卑琐的脸上留着一撮可憎的胡子的法国文人，早已才思枯竭，沦为一名小丑和饶舌者了。他把《沙里瓦里》和《田达马尔》这些旧杂志上一些平淡无奇的笑话贩卖给这些俄国公爵，居然引得他们感激地开怀大笑，似乎不得不承认外国才子就是高明，而他们自己是绝对想不出什么有趣的笑话的。这里集中了我国社交界的全部“精华^④”，“所有的名门贵胄和时髦的楷模”。这里有X伯爵，我们的无与伦比的假行家，天生的音乐大师，他能绘声绘色地“讲述”浪漫曲，可实际上如果不用食指在琴键上

① 原文均为法文。

② 玛季里达·波那巴(1820—1904)，拿破仑的侄女，她的沙龙在巴黎文艺界颇负盛名。

③ 原文为法文。

④ 原文为法文。

胡乱地按几下，那么他连两个音符也辨别不清，唱起歌来不是像拙劣的茨冈人就像巴黎街头的理发匠。这里还有我们迷人的Z男爵，此人是个多面手：既是文学家，又是行政长官、演说家和赌棍。这里还有Y公爵，教会和人民之友，他在酒类专卖时代采用往酒里掺麻醉品的办法发了一笔横财。还有一位O·O将军，他从前曾经征服过什么地方，也镇压过什么叛乱，可是现在却不知道该怎么办，怎样施展自己的才能。还有一位可笑的胖子P·P，他总觉得自己患有重病，其实健壮得像头公牛，他自以为聪明过人，实际上笨得像木头疙瘩……也只有这位P·P公爵至今还记得40年代，即《当代英雄》和沃罗滕斯卡娅伯爵夫人时代社交界那些风云人物的奇闻轶事，依然保留着用脚后跟摇摇摆摆走路的步态，依然“崇拜风度”（这几个法文字很难用俄语表达），依然举止迟钝面拙笨，那张呆板的似乎受了什么委屈的脸上，依然流露出懒洋洋的庄重表情，依然保留着一面打哈欠一面打断别人讲话、仔细端详自己的手指和指甲、从鼻孔里发出冷笑以及出其不意地将帽子从后脑勺拉到眉毛上的习惯，如此等等，等等。这里甚至还有政府委员，外交官，欧洲名流，足智多谋却又误认为“黄金诏书”是教皇敕令、英国的“济贫税”是向穷人征税的聪明人。最后，这里还有狂热而又羞羞答答地崇拜烟花女子的人物，以及外交界的年轻雄狮，他们后脑勺上的头发梳得条理分明，蓄着漂亮的连鬓胡子，穿着正宗的伦敦服装，他们的言谈举止与那位声名狼藉的法国文人同洋庸俗浅薄。不过，我们的国产货可不那么受欢迎！因此，这位著名的时装和风度的倡导者，浑名“黄蜂女王”和“戴睡帽的米杜萨”^①的伯爵夫人M，如果法国文人不在，她宁可去找那

① 米杜萨，希腊神话中的蛇发女妖，见了她的面容会变为石头。

些在附近到处乱转的意大利人、莫尔达瓦人、美国的“招魂师”、机灵的外国使馆秘书、女人气十足但又不苟言笑的德国人，而不愿意与同胞交往。仿效伯爵夫人的有蓓比特公爵夫人，就是肖邦死在她怀里的那个女人（欧洲有上千个女人说肖邦是在她的怀里咽气的），还有埃尼特公爵夫人，假如她身上不是散发出一股夹杂着幽香的白菜味，不时流露出乡下洗衣妇的腔调，她真可以说是个出类拔萃的女人了。还有巴切特公爵夫人，她丈夫曾经担任过要职，可是天知道为什么^①突然殴打了市长，还盗用了两万银卢布公款，因而使她遭到了巨大的不幸；还有那位爱笑的公爵小姐齐齐和爱哭的公爵小姐佐佐，她们都仿效伯爵夫人把自己的同胞撇在一边，不予理睬……让我们也把这些漂亮的太太小姐撇在一边，离开这棵著名的、围坐着珠光宝气、但又有点儿俗气的女士们的俄罗斯树，愿上帝去减轻她们难熬的无聊吧！

2

离俄罗斯树几步之遥，在韦伯咖啡馆门口的小桌旁，坐着一位英俊的男子，他三十上下，身材适中，消瘦黝黑，一张刚毅而亲切的脸。他身体前倾，双手撑着手杖，神态安详而自然，仿佛根本不会想到有人会发现他或者注视他。他那双栗色中略微带黄、富有表情的大眼睛，缓缓地观察着四周，时而由于阳光而眯缝着，时而又突然盯住某个古怪的行人，目送着他从自

^① 原文为法文。

己身边走过。这时候一丝近乎稚气的微笑迅速地掠过他那细软的唇髭、嘴唇和上翘的下颚。他穿一件宽松的德国式大衣，一顶灰色的软礼帽将高高的额头遮住了半截。他第一眼给人的印象是个诚实、干练、颇有自信的人，这样的人世界上还为数不少。他好像是长期工作之后在休息，因此无牵无挂地欣赏着展现在眼前的景色。他的思想已经飞到了远方，而且这些思想在与此刻他身边的世界迥然不同的天地里翱翔。他是俄国人，他的名字叫格里高利·米哈伊洛维奇·李特维诺夫。

我们要跟他认识，因而有必要简略地介绍一下他的过去，他的极其平凡、并不复杂的经历。

他是一位勤勤恳恳干了一辈子，商人出身的退職官吏的儿子，一般认为他是在城里受的教育，其实不然，他是在乡下长大的。他母亲出身贵族，曾就读于贵族女子学校，她非常善良、热情，但并非没有个性。尽管她比丈夫小二十岁，却竭尽全力地改造他，把他从官吏生活的轨道上转到了地主生活的轨道，使他倔强的脾气变得温柔了。多亏了她的调教，他的穿着开始整洁起来，待人接物也讲究礼貌了，并且不再骂人。他开始尊重学问和有学问的人，尽管自己连一本书也没有摸过。他尽量不失自己的身份：走路脚步变轻了，说话的声音也压低了，尽量谈些高尚的话题，他这样做当然是花了不少力气的。“唉，真恨不得揍他一顿！”有时候他心里这样想，可嘴里说的却是：“是啊，是啊，这……当然啰；这是个问题。”李特维诺夫的母亲按照欧洲的方式管理自己的家庭，她对仆人以“您”相称，吃饭时不允许任何人吃得过饱而喘粗气。至于她名下的那座庄园，无论她还是她丈夫都一筹莫展。这庄园早已荒芜，尽管很大，还有几片林子和一个湖泊，可以搞多种经营，原先那位勤恳但又缺乏经营能力的地主曾在湖边开过一个规模很大的工厂，在一

名狡猾的商人手里也曾兴旺过一阵子，最后却在一名诚实的德国商人管理下彻底垮了。只要没有破产，没有欠债，李特维诺夫的母亲就已经心满意足了。不幸的是她的健康状况欠佳，就在儿子进入莫斯科大学的那一年，她因肺病去世了。他没有结束学业（读者以后会知道出于什么原因）便回到了乡下，既不做事，又不跟任何人交往，几乎是离群索居地住了一段时间。多亏了本县那些对他并无好感的贵族——那些贵族与其说崇尚西方“弃权有害”的理论，倒不如说固守本国“自己的衬衫最贴肉”的信念——，他于1855年加入了非常后备军，因伤寒险些儿死在克里米亚。他在腐海^①之滨的土屋里驻守了六个月，却没有见到“盟军”的一兵一卒，后来他被选进贵族院担任公职，当然难免遇到了种种不愉快。在乡间住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对治理家业产生了强烈兴趣。他知道，父亲年迈体衰，不善经营，因此母亲那座庄园的收益还不到应得的十分之一，如果换一个经验丰富的行家管理，那庄园肯定会变成一座取之不尽的金山。不过他也知道，自己缺少的就是经验与知识。于是他前往国外学习农业和技术，从最基础的知识学起。他在梅克伦堡、西列西亚、卡尔斯鲁厄度过了四年多，又游历了比利时和英国，获得了不少知识，要掌握这些知识对他来说并非易事，但他自始至终经受住了这场考验。因此他现在对自己，对自己的前途充满了信心，他坚信自己能给乡亲们带来益处，甚至能造福于周围地区。他正准备启程回国。他父亲一次次来信催他回去，每封信都充满了绝望的恳请和央求，因为他被解放农奴啊，分配田地啊，赎金啊，总之一句话，被种种新制度搞得晕头转向……那么，他究竟为什么到巴登来呢？

①-腐海，又名锡瓦什海，位于亚速海西部。

他之所以留在巴登，是因为他在等待他的表妹，也是他的未婚妻——塔吉娅娜·彼得罗芙娜·舍斯托娃，过几天她就要到巴登来了。他几乎从童年时代就认识她，当她随同姑妈住到德累斯顿之后，他和她在那儿一起度过了一个春天和夏天。他真心诚意地爱她，发自内心地尊重这位年轻的亲戚。当他结束了繁琐的准备工作，踌躇满志地打算进入一个新的领域，开始从事一项实实在在的工作，而不是去应付差使的时候，便向他的心上人、志同道合的朋友——提出将她的生命和他的生命结合起来，同甘共苦，患难与共，就像英国人说的“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她同意了。于是他便回到卡尔斯鲁厄，因为他的书籍、行李、文件等等都留在那儿。你们还会问，究竟为什么他留在巴登呢？

他之所以留在巴登，是因为塔吉娅娜的姑妈，将她抚养成人的卡比托里娜·马尔科芙娜·舍斯托娃的缘故。这位五十五岁的老处女，心地特别善良、为人特别正直的怪人，不受任何约束而又充满了火一般炽烈的自我牺牲精神，是一位具有自由思想^①（她读过施特劳斯^②的著作——当然是瞒着侄女）和民主思想的人，她与上流社会和贵族阶级誓不两立，然而，她也无法抵挡住哪怕看一看像巴登这样时髦城市里社交界的诱惑……卡比托里娜·马尔科芙娜不穿钟式裙，将一头白发剪成了圆圈状，不过奢华的生活依然令她暗暗地激动，于是，嘲骂和蔑视这种奢华的生活便成了能给她带来乐趣的一种消遣……怎么能不让这位善良的老人得到一点慰藉呢？

而李特维诺夫之所以如此平静从容，充满自信地环视四周，

① 原文为法文。

② 施特劳斯（1808—1874），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青年黑格尔派代表之一。

则是因为他未来的生活十分清晰地展现在他面前，他的前程已经确定，他为自己的前程而自豪，为亲手安排了自己的前程面高兴。

3

“好啊！好啊！啊！原来他在这儿！”他耳边突然响起一个尖细的声音，一只浮肿的手拍了拍他的肩膀。他抬起头——认出了他在莫斯科结识的为数不多的旧友中一个名叫庞巴耶夫的人。这是个极其无聊的好人，年纪已经不轻，脸颊和鼻子软塌塌的，像在水里煮过一般，头发油腻面蓬乱，一身松弛、臃肿的肥肉。这个罗斯季斯拉夫·庞巴耶夫从来都是身无分文，可是却永远兴高采烈，十分招摇却又漫无目的地在我们任劳任怨的大地母亲身上到处游荡。

“真是巧遇啊！”他反复说道，睁大了两只浮肿的眼睛，噙着两片肥厚的嘴唇，嘴唇上面那撮翘起的染过色的胡子显得古怪，好像长得不是地方。“巴登真是个好地方！大家都像蟑螂一样涌到这儿。你怎么也到这儿来了？”

庞巴耶夫跟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毫无例外地以“你”相称。

“我来了第四天了。”

“从哪儿来？”

“你问这干啥？”

“什么叫干啥！且慢，且慢，你也许还不知道谁来了！古巴廖夫！他亲自来了！你终于知道是谁来了吧！他昨天刚从海登堡来。你跟他当然是认识的啰？”